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

The Nobel Prize

女性启示录

(挪威)温塞特/著 杨巍 等/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

女 性 启 示 录

[挪威] 温塞特 著

杨巍等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女性启示录 / (挪威) 温塞特著 ; 杨巍等译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8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)
ISBN 978-7-5594-2348-1

I . ①女… II . ①温… ②杨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挪威 - 现代 IV . ① 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6901 号

书 名 女性启示录

著 者	(挪威) 温塞特
译 者	杨巍等
责任编辑	王 青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29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348-1
定 价	44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	001
西蒙森	039
塞尔玛·布鲁特小姐	075
邱道夫	117
贡纳的女儿	170

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

1

“嗯，您尽管吃，别客气！哦，亲爱的，莫非这咖啡泡浓了？看来我得失陪一下，亲自去冲才好呢，可我又实在想留下来和您聊天，斯托雷克夫人。好不容易来一回客人，难得着呢。哎，那个赛丽安娜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些山上长大的姑娘，拿她们真没办法，一件东西也学不会。您情况如何呢？兰迪·霍格斯特她来找您了吗？您觉得您以后会喜欢她吗？我猜她还是老样子，依旧惹人厌。”

牧师的妻子神情愉快，柔声说道：“还行，不一样了。史密斯小姐，你知道吗，她以后的品行不会那么不端正了，我真这么觉得。当然喽，和卡丽这样的人打过交道后，取悦我就不是那么费劲的事了。另外，她和孩子们相处得也不错，这一点对我们有孩子的人家来说有多重要，你是能想象得到的。况且我丈夫也非常喜欢她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霍格斯特家族里的人，是多么优秀，我先生对他们评价甚高。”

“是的，确实。有天晚上，我们去拉尔斯·霍格斯特家族参加祷告会，他们这个家族的人的谈吐是多么优雅呀！后来我就同拜昂先生讲，我说，您应该去参加祷告会，可他对那些事情提不起兴

趣，真是憾事！您也知道，他似乎对精神事物压根就没有追求。这不让人纳闷么？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他生活当然不容易，不管天气怎样，他都要走好长一段路，到布洛山煤矿去，还得和那些难以对付、缠人又贪婪的煤矿工人打交道。除了您和牧师以外，他连一个斯文人也见不到呢。斯托雷克夫人，能见到您真好！只是牧师没时间进来坐一坐，真是遗憾呀！霍格斯特聚会之后，由于你们的到来，那个晚上我们过得非常愉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因为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和拜昂先生那股兴奋劲还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哩。斯托雷克夫人，再来一块蛋糕吧。怕只怕我苏打放多了点，没有那么好吃了。不是我自夸，我觉得这种贝尔林克兰萨尔^①糕点还不至于太难吃，是不是呀？您真好！我想您肯定还不知道我在里面加了松花蛋吧。这些蛋腌得可好了，一直到六月我才腌制好一些。每逢礼拜日，拜昂先生必吃一个。其他时候他也经常吃呢，比如他从布洛山回来，不过这些蛋也确实好吃。可是您也清楚，蛋壳太容易碎了，而且放在热水里煮蛋又容易裂开。当然，煮蛋这事还得我来干。对待这类事又有啥法子呢？难道水冷那会就把蛋放进去吗？也是，我确实想过试一试那样的法子……”

“随便谁，但凡遇到拜昂先生这样的处境，都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慰藉，您难道不这样觉得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样的人应该很容易信奉上帝，但拜昂先生却不是这样。他失去了妻子，非常难受。哎！自她过世两年来，我认为，他无一日不在思念她。我这样说可不是因为他提起过什么，而是我经常看到他凝视着她的照片。有时我们晚上一起坐在这儿，他就凝视着照片，我真是为他感到难过。不错，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，我在照片周围添了一些短棒

① 贝尔林克兰萨尔：挪威一种经放的干蛋糕。

树枝。我总想添点东西。去年冬天，我在照片上绕了几根云杉，可就是那样也未曾引起他的注意。”

“这也没什么，有些人就是奇怪些。史密斯小姐，你说的是，他们对精神上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需求，这样说真是太对了。亲爱的，自我们上次来这以后，我丈夫就已经注意到这点了，你想必也猜到了。我们先前住在下面的舍勒菲尤尔，那里的人很热衷宗教活动。但是住在这上面的人，农民也好，矿工也好，在我看来，似乎都对宗教事务不甚关心，而且态度非常冷淡。他们除了忙衣食住行这些俗事以外，就没有其他的追求了，我还真是头一遭碰到这样的现象。对此，我那可怜的丈夫常常深感沮丧。这样的现象让人看了真觉得可惜。我知道他劝过拜昂先生好几次。”

“嗯。不过，拜昂先生他不是个不信教的人，我觉得他信教，而且是骨子里很信的那种。不知怎地，他就是古怪得很，不爱说话，也从不和任何人聊他自己的事。有时，我也尽力让他聊聊他妻子什么的，可他就是不聊。我原以为这样他会好受些，因为我确信他无一日不在思念着他的亡妻。他有没有跟他的孩子聊起过她，我就知道了。前几天我问莱拉：‘你爸爸和你聊起过你妈妈没有啊？’我问她了，可她不愿回答。莱拉也古怪着呢。”

“兴许像她爸吧？”

“我可拿不准，说不定更像她妈呢。当然，拜昂先生不爱说话，是挺怪的，但是莱拉嘛，就有点……拜昂先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，为人和善。您知道吗，我真心觉得他有颗很柔软的心。只要想想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时的光景就知道！比库^①恰好快要出生的时候，我到这来做事。他出生后，他妈就病得厉害，大部分时候都

① 比库：拜昂先生的小儿子。

在卧床，也真可怜，因此不能期望她脾气能好到哪里去。我知道即便我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我也没法让她高兴，而且我认为她那会对她丈夫很凶。他真可怜啊，为了她，他觉得做什么都不够。我的天哪，那时她只要有一点不如意，他都会当作天大的事来办！可她呢，却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我常常这样想，她真的让人匪夷所思，对拜昂先生，这个为她做了一切的男人，可以说近乎残忍。”

“她老家在北方吧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家在芬马克郡。她在克里斯丁亚那^①的一个办事处工作过几年。这也是她不喜欢住到地势高的这里的原因。我想说的是，一个女人如果结婚了，那她就得嫁夫随夫，丈夫在哪工作，她就得心甘情愿地跟他住在哪。即便她觉得随行的孩子太多了，我也认为这不是使自己丈夫不愉快的理由。”

在她转过身往餐具柜拿瓶越橘酒和几个酒杯的当儿，她错过了斯托雷克夫人的微笑，那微笑里饱含着同情。每当老处女们就婚姻生活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话题发表言论时，已婚女士总是报以那种微笑。

“不，我就是不明白。我常常觉得这里太闷了！太枯燥乏味了！简直让人忍受不了！尤其像现在的天气——啊，只消听一听，你就会觉得房子都会被吹跑。可怜的拜昂先生还得在这样的鬼天气里外出呢！斯托雷克夫人，您和牧师先生能上这来，真是勇敢得很。我最近情绪一直挺低落的，见到您我好高兴。我得说我又想找人絮絮叨叨了。有时候我也禁不住想离开这儿，另外找户人家做事。但我认为我做不到，我已经习惯这个地方了，而

① 克里斯丁亚那：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。

且可怜的拜昂先生再找个人上这儿做事也不容易。你也无从知晓新找的那个人能不能和他以及孩子们相处得好，也不知晓这个人能不能把房子照看好。不，我没法让自己干这样的事情——走过去告知他我不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厚道。在这里我仿佛觉得有份职责等待我去履行。”

“哦，莱拉来了！”斯托雷克夫人说道。

一位八岁的小女孩，穿着一双柏克森靴子，“噔噔”走了进来。她梳着一支黄色的笔直发辫，脸方方正正，但脸色却不好看。

“亲爱的莱拉，请礼貌地向斯托雷克夫人问好。”

莱拉不情愿地动了动，握了握手，然后从盘子里拿了几个贝林克兰萨尔糕点，接着猛地坐在扶手椅上。

“史密斯小姐，我可以喝杯咖啡吗？”

“上楼去拿。不过亲爱的，你先把鞋子换了。鞋子一定浸湿了。噢，莱拉，你怎么闻起来像从牛棚里出来似的？”

“烦不烦啊！在外面玩，我的靴子哪有不湿的理呀。”

“得了，亲爱的，你上去吧。把围裙系上。赶紧跑上去，叫赛丽安娜过来把火生好。有火烤才舒服呢。斯托雷克夫人，您不这样觉得吗？等拜昂先生回来，他也感觉舒服点。”

“是呀，这里真是太冷了！”莱拉闷闷不乐地说着，迈着大步子走出了房间。

“她这小孩刁钻着呢，”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说道，“我总是尽力把她最好的一面挖掘出来，您知道的——”

莱拉下来时，已经换了一双蓝色的名牌拖鞋，系了一条蓝色的围裙。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又拿出一个杯子，往里面倒了些越橘酒。

“莱拉，给你。亲爱的，你冷吗？你可以喝点酒，权当喝着玩

一晚开始，我就照料他。”

“是的，你在这个家里，责任重大。”牧师的妻子说道。

“我就是这么觉着的。我也确实觉得我现在把这房子管理得井井有条了。我不是信口开河，这房子同我来之前相比，可大不一样了。”她不无得意地环视了一下这间大屋，屋子里的镶板没有上漆。“拜昂夫人似乎不知道想办法把屋子收拾得舒服、装扮得漂亮些。哎，过去真是糟糕啊！墙上除了挂有一些苏里塔尔玛山脉的照片，以及拜昂先生高中时的合照，就别无其他了。对了，您看过那张合照么？您可得看看。拜昂先生那时候活脱脱一个美少年啊，可不嘛！家里没有鲜花，没有桌垫，也没有扶手椅套。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我还为自己的房间绣了椅套被罩哩。您看，这架子上的饰物，桌上的这两只花瓶，这些蓝颜色的杯子，每一件都是我一手添置的。东一点西一点，我搜集了好多东西，然后把它们放置在这里。一来，这是我专门坐的地方，我同拜昂先生这么讲过；二来，因为比库在我房里睡觉，我要是把这些东西放到房里去，那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准会被弄翻的。我也种了一些插枝，还让拜昂先生在赫勒森牧师死时所举行的拍卖会上，买了几条毯子，以及两把高档的绿椅子。我周身要是没有一件舒适的物件的话，我还真过不下去。我觉得一件舒适的物件是如此重要……

“不行，现在撒手不干，把一切交给一个陌生人，不合适。您懂的，在这里管理家务可不是容易的事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，单单拿装瓶子、腌菜这样的事来说，就已经不容易了。您知道吗，我去年做了二十七瓶腌肉丸子——瓶子都是带螺旋盖的，还做了十瓶鱼布丁——鲱鱼布丁，别不信哈，它们，它们可好吃哩！另外，如果要想腌菜样式丰富的话，所有这些活儿都不能省：盐腌啦，烟熏

啦，贮藏啦，还有制作果酱和泡菜啦。我还泡了二十罐大黄^①，样子可好了，非常鲜嫩。另外我还在糖水里浸泡了一些越橘，又酸又甜。

“您知道吗，这个礼拜，我在桑德斯通发现了最好吃的小牛肉，我可高兴了。我当然腌了一些。上个礼拜我们吃的油酥糕里还加进了一些牛胰脏，这个礼拜一吃了一些牛肝，这个礼拜天我们将吃烤牛肉。昨晚为了做甲鱼汤，我忙了一宿。今晚拜昂先生回家就可以吃上了。我多么希望您和牧师能够过来啊！我做的马德拉调味汁、根菜丁、香煎丸子可棒了！拜昂先生可喜欢吃了！他还喜欢吃嫩嫩的小肉丸、小鱼丸呢！在这个家里，我总会花心思做上一些。真的，我盼着能让拜昂先生吃上。

“对了，我从克里斯丁亚那那儿买了些菜豆，您要不要？一千颗菜豆我只要花一克朗十欧尔就能买到，我打算买五千颗，它们可是好东西呢……”

“我的天啊，牧师怎么还没到啊！聊天的时候，时间过得真是飞快。”

外面狂风大作，对面山谷的斜坡上，乌云滚滚，不一会儿，这地毯式的乌云就裹着湿气，将树林边的小农场遮蔽掉了，连那高处的凉亭也见不着了。工程师的家坐落在悬崖上。更远处的大峡谷里是一条窄窄的深蓝色沟壑。黄昏时分，金色的阳光一泻千里。裸石、欧石楠、灌木丛，以及房子旁的池塘都沐浴在暮光中，亮闪闪的。往高原更开阔处去，有两块面积不大的山田，旁边还有绿色的草地，建有一幢瑞士风格的黄色的别墅。再往前去，靠近矿场的地方，几栋黑色的楼房靠在一起。周围长有只有在高地

① 大黄：挪威一种蔬菜。

上才能见到的低矮灌木，灌木的面积挺大，叶子稀落，颜色灰黄黄的。山上遍地矗立着发电的电缆塔，体积不大，东一个西一个，消失在旷野里。

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站在台阶上，向牧师及其妻子挥手告别，一直目送他们走下山坡，直到看不见为止。刚喝完酒，她的两颊红润。她自说自话，然后笑了起来，眼睛也透着欢乐。

“她长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看啦，”斯托雷克夫人对她的丈夫说道，“而且她还非常能干。可怜的人啊，我真希望她和拜昂先生之间能发生些什么。”

她和比库一起住在楼上的小阁楼里，她进屋时，比库睡着了。她用手背摸了摸小孩的脸颊，好烫啊！她碰他时他翻了个身，但没有醒来。

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拉下窗帘，点亮旁边桌子上的灯，脱下宽松的上衣，在穿衣镜前坐下，瞥了一眼床上的小孩。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有些梳妆的细节动作，连比库也不允许观看。他睡得正香。她于是将头顶上三处用发卡夹着的头发放了下来，认认真真梳理后，又用发卡把它们夹上去，然后在梳妆台前又仔仔细细把它们放下来。发色浅黄。她顺着梳子的发齿一缕一缕地整理发梢，然后又拿起发卡，在头上各处尝试，有时候把发卡放得靠前一点，有时候放得靠后一点，直到她找到各个发卡的最佳位置，把头发夹好为止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她笑了，对夹的头发甚为满意。

她扯了扯穿的睡衣，这边扯下来一点，那边拉上去一点，然后又笑了笑。她的胳膊、肩膀以及胸部有些松弛，盛期不再，但身上的皮肤却依旧显得年轻，白皙而柔净。只是她五官平平，脸色憔悴，略显浮肿。另外，她浅棕色的眼睛虽小却很温和，下面还垂着

眼袋。她的鼻子又宽又扁，上嘴唇长长的，下面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牙，使她看起来活像一只友好的小猴子。最难看的是她的脖子：从耳朵开始，一直到脖子的整个一边，全是些腺体组织，不是毫无光泽的白色疤痕，就是红肿的伤痕。

因为这个原因，阿斯塔·史密斯·泰勒弗森有整整一抽屉用于装饰脖子的佩饰。现在，她正穿着一件明艳的红色丝绸衬衫，衬衫上满是黑色的网格，然后她选了一条宽的黑丝巾别在喉咙处，在有疤的一侧系了个大大的漂亮的蝴蝶结，那些疤印几乎被盖住了。把那枚金边胸针^①在胸前别好后，她不无满意地笑了。

她走了过去，又瞧了瞧孩子。可怜的小娃！他既然睡得这么香，病情应该不会加重，睡上一觉，烧肯定能够退下去。

穿过拜昂先生的卧室，她来到育儿房。小拜昂正在吃晚餐，莱拉的餐盘动都没有动。这个小女孩正跪在一把椅子上，用彩笔在画簿上描画呢。

“小拜昂，吃完了吗？可以收盘子了吗？哦，我们真了不起，吃得累坏了！”她为他拍手鼓掌，“好啦，莱拉，你现在把你的东西收好，然后把晚饭吃了。这样你才能去睡觉。”

“你答应过我，说爸爸进门后我可以和他一起吃晚餐的。”

“我说这话的前提是你要表现得好。你难道以为自己表现得还不错吗？首先，今天早上你把你的裙子弄破了，害得我要熬半个晚上才能缝补好；其次你极不礼貌，表现相当糟糕——”

“爸爸不回来，我就不去睡觉。”莱拉说。

“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认为反正我拿了工钱，所以你想撕什么就可以撕什么。你觉得按照现在的情况，我做得还不够多，因

① 金边胸针：当地服饰别的一种银色胸针。

此我得整晚地熬夜，替你缝补你撕坏了的东西。”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的脸又红了，在给小拜昂脱毛衣时，她的手狠狠地用了力，“莱拉，等你长大了，到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了。”

“噢，我长大了我就会嫁人哩。”

“哦，是的，一定有人向你求婚咧。这么好的姑娘，还这么善良！”

莱拉跑到窗户边去听动静。

“爸爸回来了！”她冲出房间，跑下楼梯。

史密斯·泰勒弗森给小拜昂擦洗完，替他换了睡衣，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同他开玩笑。小男孩也很困了，来不及向上帝做祷告就睡着了。

她下楼时，工程师正背对着火炉，站着暖身子。莱拉在沙发上，忙着玩她的玩具。

“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，晚上好！晚餐准备好了吗？我饿极了。天气真是恶劣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想您也许先把衣服换了。您房间的火我已经给您点好了。过一会儿就可以吃晚餐了。”

“我懒得去换衣服，”拜昂先生说道，“咱们先吃点东西，成不成？”

“莱拉，你出去告诉赛丽安娜吧，好吗？不过拜昂先生您这么做，我确实觉得有些不妥，一不小心人就受寒了。可怜的小比库就患了感冒，我都不明白他怎么就感冒了。可怜的娃呀，今天早上咳得可凶了，听得人心惊肉跳的。他吃完晚饭我就赶紧安顿他睡觉了，我想，这样他到第二天早上就好了。行，我们开饭吧！”赛丽安娜端了甲鱼汤进来。

拜昂懒洋洋地在桌子旁边坐下。莱拉走了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

“哦，赛丽安娜，可以麻烦你把莱拉的晚餐从育儿房端下来吗？拜昂先生，我就是没法子让莱拉去睡觉。她说她不睡觉，一定要与您一起吃晚饭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在等爸爸喽，是吗？”拜昂一边问，一边用手轻抚她的头发。莱拉像小猫一样蹭他的手。“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能乖乖的。”

莱拉没有吱声，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也没有回答。

“你又闯哪门子祸啦？”

停了一会，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才说话：“第一呢，莱拉把她最好的裙子弄破了。不用说，她在奥夫杰尔爬篱笆时弄破的。”

“你不应该让孩子每天都穿去教堂时才穿的衣服，你难道不知道，他们玩的时候要方便行动才好呀。”

“说的是，可她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穿上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说什么。”

“你难道就不知道把衣服锁起来么？”

“她闯的祸还不只这些呢。第二呢……好了，暂时不说这些了。您才回家，我不应该拿这些事烦您。拜昂先生，您今天外出怎么样？在布洛山过得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哦，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斯托雷克夫人今天上这儿来了。牧师过来看望一位工人。那位工人伤得可不轻。他真是可怜，处境真是糟糕呢。”

“伊文森他是自作自受。他们那些人用炸药时太粗心了，以为炸药像烟草一样好使。结果是公司倒大霉。”

“我觉得在这样的天，斯托雷克夫人能够上这儿来，真是勇气

可嘉。可您恰巧不在家，我觉得太遗憾了。他们为人真是不错，在这里见到他们真是让人开心。”

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，但拜昂却只顾喝着甲鱼汤，吃着布丁，一言不发。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挑出一些布丁，放在另外两个盘子里。

“这留给小拜昂和比库明天吃。我答应过他们，要给他们留一些的。比库，这个小淘气鬼呀，一听说我要做布丁，他就东倒西歪地下楼来要吃葡萄干布丁，身上还穿着睡衣呢，真是没想到。瞧这家伙干的好事！”

莱拉道了晚安。拜昂捧着一杯咖啡走到沙发桌前，拿起一本书，端起他的烟斗，然后坐下。很快，史密斯·泰勒弗森小姐进来了，在扶手椅里坐下，慢慢地向他靠近，也慢慢向台灯靠近。

“要就着灯缝这些黑色布料的衣服，真是不方便。”

“等到明天早上再缝好了。”他回答道，放下读得正起劲的书。

“说得轻巧呀！”她轻声笑道，“这么多长袜子短袜子要缝补，还要洗这洗那，您不在家时我可没闲一下，我可以这么肯定地说。可这天气也真是的！我要去厨房才能把袜子和孩子们的衣服烘干，但洗的衣服有好多呀。拜昂先生，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呢？您一向都是提前知道的，而且也挺准的。我不明白您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
“恐怕天气还是老样子吧。”他说道，头也没抬。

“哦，天啦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我知道我打扰到您了，我现在不说话了。一个人要是没有谁跟她说道说道，整天一个人呆着，就会变得唠唠叨叨的。斯托雷克夫人说她也这样。您知道吗？我和佩特森一家子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可以一天都不张嘴。他们经常问我是不是哪不舒服，可我从来就没注意到这一点。您要知

道，当时我为身边的事忙个不停。不过，我再也不会打搅您了。”

“不知怎地，我感觉累了，我想现在上楼去。”他合上书，站了起来。

“是的，没错。我想您是累了。那么，晚安，拜昂先生，祝酣睡。”

“你也一样。”

“噢，顺便问一句，您觉得今晚放了香菜的甲鱼汤如何？我以前没放过，不过我想兴许放点会不错呢。我是觉得挺不错的。”

“是的，不错。晚安。”

拜昂躺了几小时，没有睡着。那个女人在他房里点的炉火太大了，他不得不把窗户打开，然后又爬起来把它关上，因为外面起风了。大风刮得很猛，那势头像是要把窗户的铰链吹断似的。而且那皂石炉子里的火一直亮着光。

这该死的房子！修成这个样子，稍微发出一点声音都能听得到。史密斯·泰勒弗森爬了起来，去照看小男孩比库。他也许是睡觉时正说着梦话，又或许是刚刚醒了。

拜昂又躺了下去，望着黑漆漆的夜，凝神发呆。她对孩子们确实不错，而且心地好，又能干，是个值得尊敬的人。要是能在一起——那真是好的没法说。

可是，他又不是真正地喜欢她。她这个话匣子，既矫情，年纪又大。她那没完没了的唠叨简直能把他逼疯。她曾跟他在肢体方面有过碰撞摩擦，这是她向他表示暧昧的方式。但他一想到她的脖子，就感到不寒而栗。可是，她又确实实对他有某种魔力。

他时不时地希望自己能结束此种处境。这样的话，就会干干净净，不至于藕断丝连，他也好享受安宁。